

書 畫 科 百 周 中

旨 要 達 立

輯 選 士 英 國



行 發 社 版 出 周 中

版出社版出周中

風 國

刊 月 半 出 暫

本刊主旨在
以活潑新穎之姿
態及短小精悍之
文字，以現代知
識及濃厚興趣供
給讀者，於三十
一年十一月創刊
，現擁有全國五
萬以上之讀者，
其價值可以想見
。零售每期三元
，訂閱半年卅三
元，郵費三元。
歡迎訂閱。

立 達 要 旨

售價每冊

外埠加收寄費一成

著 者 陶 英 士 選 輯

發 行 者 中 周 出 版 社

重慶民生路二二六號
附一號二樓

印 刷 者 文 化 建 設 印 務 局

廠址：南岸敦厚上段
二十六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初版

入中周百科叢書編輯要旨

十、論事

(六)本叢書之宗旨，在將人生必需之知識技能，以最經濟的方法，(包含文字的經濟，紙張的經濟和價格的經濟)，供給一般讀者。

(二)本叢書暫分下列十類——哲學、文學、科學、政治、經濟、法律、社會、史地、技術、人物。第一期兩百種，分為八輯，每輯二十五種。於民國三十四年中出齊。(第一輯已於三十三年九月出版)。

(三)本叢書材料之來源，一為特撰及特譯，二為古書及絕版書之提要或註釋，三為時論之有系統的整理。一項材料約佔全部半數以上。

(四)讀者對本叢書之觀感及興趣，極為同人所欲知，擬請不吝賜告，以為改進之參考。讀者如有合於本叢書宗旨及體例之新舊佳構，惠寄本叢書編輯部接洽出版，同人竭誠歡迎；如不合用，則當掛號璧返。

叢書編輯部

目錄

立達要旨 目次

寄本齋書... 出列... 同人... 或不合原... 限當...

書... 以... 參... 翻... 本齋書宗旨及...

序言

本齋書... 宗旨... 同人... 務...

一、... 二、... 三、...

(三) 本齋識林... 一、... 二、...

正能。... 學問... 一、... 二、...

若... 四、修齊... 一、... 二、...

(四) 本齋... 一、... 二、...

(五) 保養... 一、... 二、...

(六) 本處... 一、... 二、...

七、處事... 四九

八、從政... 五二

九、治平... 五六

序言

呻吟，病聲也，呻吟語，病時疾痛語也。病中疾痛，惟病者知，難與他人道，亦惟病時覺，既愈旋復忘也。予小子生而昏弱善病，病時呻吟，輒志所苦以自恨曰：慎疾無復病。已而不慎，又復病，輒又志之。蓋百病備經，不可勝志，一病數經，竟不能懲。語曰：三折肱成良醫，予乃九折臂矣。沉痾年年，呻吟猶昨。嗟嗟！多病無完身，久病無完氣，予奄奄視息而人也哉！三十年來，所志呻吟，語凡若干卷，攜以自一藥。司農大夫劉景澤攝心繕性，平生無所呻吟，予甚愛之，頃共事雁門，各談所苦，予出呻吟語示景澤，景澤曰：吾亦有所呻吟而未之志也，吾人之病，大都相同，子既志之矣，盍以公人！蓋三益焉：醫病者見子呻吟，起將死病；同病者見子呻吟，醫各有病；未病者見子呻吟，謹未然病。是子以一身示懲於天下，而所壽者衆也。即子不愈，能以愈人，不既多乎！余矍然曰：病語狂，又以其狂者惑人聽聞可乎？因擇其狂而未甚者存之。嗚呼！使予視息苟存，當求三年艾，健此餘生，何敢以沉痾自棄。景澤景澤，其尙醫予

地夫引。嘗奉三羊皮，謝道翁主。自京長而歸自乘。景華景華，其由得于
 謂我 萬曆癸巳三月抱獨居比甯陵呂坤書其孫所去其書補之。謝道翁子
 姓天(編者按)本書係就呂新吾原著《呻吟語》改編而成。所留材料，約
 露香當原書五分之一，餘概割愛。世且不知也。猶未燃然。及乎此行，其示
 同。于鴻志之矣。蓋以公人十蓋三益謠：謝謙答具于申制，感諸深辨：同
 出申何謂示景窮，景窮曰：吾有肯親知何而致也志也，吾人之誠，大無味
 隱景窮思為對，平生此謂制也，于其愛之，更共其親門，各持親者，于
 息而人歸結十三年來，志申制，謂其若千秋，與以自一葉。世幾大夫
 習矣。謂廉爭卒，制何辭也。空制！志謝謙答良，其辭無涉。及乎此行，其示
 謝謙。不其結志，一其效也，景不辭也。謂曰：三利制也自製，于其志也
 謝志以自製曰：謝謙答良，古而不辭，又其辭，謂又志也。蓋百諫
 謝人散，亦謝制也。謂謙答良，古而不辭，又其辭，謂又志也。蓋百諫
 謝制也。謝謙答良，謂謙答良，古而不辭，又其辭，謂又志也。蓋百諫

言
 言

文選 卷之七 且心。齊辯之文。其文之。至其心。當其文。

學業時並，主理惡心。當其文之。柔順其氣。主出慈心。當其文之。

夫謂因節而變，則神文為新。則正與言並矣。

而小氣質之病小，心術之病大。之景不為人；一矣。眼觀出之，不謂也。

學者，將個浮躁心觀理，將個萎靡心臨事，只糊塗過了一生。

一念收斂，則萬善來同；一念放恣，則百邪乘覺。

天地間真滋味，惟靜者能嘗得出。天地間真機括，惟靜者能看得透。

天地間真情景，惟靜者能題得破。作熱鬧人，說孟浪語，豈無一得，皆偶

合也。文。或其心。天下之變。

欲理會七尺，先理會方寸，欲理會六合，先理會一腔。靜者生門，躁

者死戶。私恩煦感，仁之賊也；直往輕擔，義之賊也；足恭偽態，禮之賊也；

苛察歧疑，智之賊也；苟約固信，守之賊也。此五賊者，破道亂正，聖人斥之。後世儒者，往往稱之以訓世，無識也歟！

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虛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論天下之事，潛其心觀天下之勢，定其心應天下之變。

天地間之禍人者莫如多，令人易多者莫如美。美味令人多食，美色令人多欲，美聲令人多聽，美物令人多貪，美官令人多求，美室令人多居，美田令人多置，美寢令人多逸，美言令人多入，美事令人多戀，美景令人多留，美趣令人多思，皆禍媒也。不美者不令人多，不多則不令人敗。予有一室，曰：遠美軒；而匾其中曰：冷談。非不愛美，懼禍之及也。夫魚見餌，不見鉤，虎見羊，不見阱，猩猩見酒不見人，非不見也，迷於所美而不暇顧也。此心一冷，則熱鬧之景不能入；一淡，則豔冶之物不能動。夫能知困窮抑鬱貧賤軼軻之爲祥，則可與言道矣。

心要常操，身要常勞，心愈操愈精，身愈勞愈健，但自不可過耳。

猥繁拂逆，生厭惡心，奮甯耐之力。柔豔芳穠，生沾惹心，奮跳脫之力。推挽衝突，生隨逐心，奮執持之力。長途末路，生衰歇心，奮鼓舞之力。急遽疲勞，生苟且心，奮敬慎之力。

只有一毫粗疏處，便認理不真，所以說惟精，不然衆論淆之而必疑。只有一毫二三心便守理不定，所以說惟一，不然利害臨之而必變。

於天理汲汲者，於人欲必淡。於私事耽耽者，於公務必疏。於虛文樺樺，於本實必薄。

惡惡太嚴，便是一惡。樂善甚亟，便是一善。

人欲之動，初念最熾，須要遲遲，就做便差了。天理之動，初念最勇，須要就做，遲遲便歇了。

不見可欲時，人人都是君子，一見可欲，不是滑了腳根，便是擺動念頭。老子曰：不見可欲，其心不亂。此是閉目塞耳之學。一觸耳目來，便了不得。今欲與諸君在可欲上做工夫：淫聲美色滿前，但如鑑照物，見在妍媸，不侵鏡光，過去妍媸，不留鏡裏，何嫌於坐懷，何事於閉門！推之可怖、可驚、可怒、可惑、可憂、可恨、之事，無不皆然。到此纔是工夫，纔見手段。把持則爲賢者，兩忘則爲聖人。余嘗有詩云：百尺竿頭著脚，千層浪裏翻身，箇中如履平地，此是誰何道人！

只一箇俗念頭，錯做了一生人；只一雙俗眼睛，錯認了一生人。

強恕須是有這恕心，纔好勉強推去，若視他人飢寒痛楚，漠然不動心，是恕念已無，更恕箇甚！還須是養箇恕出來，纔好與他說強。

天德只是個無我，王道只是箇愛人。

天德王道，不是兩事，內聖外王，不是兩人。

無屋漏工夫，做不得宇宙事業。

不得罪於法易，不得罪於理難。君子只求不得罪於理耳。世間至貴，

莫如人品，與天地參，與古人友，帝王且爲之屈，天下不易其守，而乃以

聲色財貨，富貴利達，輕輕將個人品賣了，此之謂自賤。商賈得奇貨，尙

須待價，况士君子之身乎！

理路直截，欲路多歧；理路光明，欲路微暖；理路爽暢，欲路懷煩；

理路逸樂，欲路憂勞。

知其不可爲而遂安之者，達人志士之見也；知其不可爲而猶以力圖之

者，忠臣孝子之心也。

士有三不顧：行道濟時人，顧不得愛身；富貴利達人，顧不得愛德；

全身遠害人，顧不得愛天下。

廣所依，不如擇所依；擇所依，不如無所依。無所依者，依天也。依天者，有獨知之契，雖獨立宇宙內，而不爲孤，衆傾之，衆毀之，而不爲動。此之謂男子。

才能技藝，讓他佔高名，莫與角勝。至於綱常大節，則定要自家努力，不可退居人後。分明認得自家是，只管擔當直前做去，却因毀言，輒便沮消，這是極無定力的，不可以任天下。

朝廷法紀，做不得人情；天下名分，做不得人情；聖賢道理，做不得人情；我無力量，做不得人情。以此五者徇人，皆妄也。

心氣和平，而有強毅不可奪之力，秉公持正，而有圓通不可拘之權，可以語人品矣。

天地萬物，只到和平處，無一點不好。何等暢快！

善之當爲，如飲食衣服然，乃吾日用常行事也。人未聞有以禍福廢衣食者，而爲善則以禍福爲行止。未聞有以毀譽廢衣食者，而爲善則以毀譽爲行止。惟爲善心不真誠之故耳。果真果誠，尙有甘死飢寒而樂於趨善者。

禍福者，天司之；榮辱者，君司之；毀譽者，人司之；善惡者，我司

之。其理會我司，別箇都莫照管。

道莫要於損己。德莫急於矯偏。

大行之美，以孝爲第一，細行之美，以廉爲第一。此二者，君子之所務敦也。然而不辯之申生，不如不告之舜，井上之李，不如受饋之鵝。此二者，孝廉之所務辨也。

杖徒流死，此五者，小人之律令也。禮義廉恥，此四者，君子之律令也。小人犯律令，刑於有司；君子犯律令，刑於公論。雖然，刑罪濫及，小人不懼。何也？非至當之刑也。毀謗交攻，君子不懼？何也，非至公之論也。

知識，心之孽也；才能，身之妖也；貴寵，家之禍也；富足，子孫之殃也。

大丈夫看得生死最輕，所以不肯死者，將以求死所也。死得其所，則爲善用死矣。成仁取義，死之所也。

善者不必福，惡者不必禍，君子稔知之，寧禍而不肯爲惡。忠直者窮，諛佞者通，君子稔知之，甯窮而不肯爲佞。非但知理有當然，亦其心有

所不容已耳

君子慎求人。講道問德，雖屈己折節，自是好學之事，若富貴利達，向人開口，最傷士氣，甯困頓沒齒可也！

平身不作圓軟態，此是丈夫；能軟而不失剛方之氣，此是大丈夫。聖賢之所以分也。

處毀譽要有識有量。今之學者，儘有向上的，見世所譽而趨之，見世所毀而避之，只是識不定。聞譽我而喜，聞毀我而怒，只是量不廣。真善惡在我，毀譽與我無分毫相干。

泰山喬嶽之身，海闊天空之腹，和風甘雨之色，日照月臨之目，旋乾轉坤之手，磐石砥柱之足，臨深履薄之心，玉潔冰清之骨，此男兒八景也。

沉靜，非緘默之謂也；意淵涵而態閒正，此謂真沉靜。雖終日語言，或千軍萬馬中相攻擊，或稠人廣衆中應繁劇，不害其爲沉靜，神定故也。一有飛揚動擾之意，雖端坐終日，寂無一語，而色貌自浮，或意雖不飛揚動擾，而昏昏欲睡，皆不得謂沉靜。真沉靜的，自是惺惺包一段全副精神在裏。

以虛養心，以德養身，以善養人，以仁養天下萬物，以道養萬世。養之義大矣哉！

靜定後，看自家是一箇甚麼人！

人只是心不放肆，便無過差；只是心不息忽，便無遺忘。

渾厚，天之道也，故處萬物而忘言，然不能無日月星辰以昭示之。是

寓精明於渾厚之中。

浩然之氣，孔子非無，但用的妙耳。孟子一生受用，全是這兩字。我嘗云：孟子是浩然之氣，孔子是渾然之氣。渾然是浩然之歸束，浩然是渾然的作用。惜也，孟子未能到渾然耳。

世人賤老，然聖王尊之；世人棄愚，而君子取之；世人恥貧，而高士清之；世人厭淡，而智者味之；世人惡冷，而幽人寶之；世人薄素，而有道者尚之。悲夫，世人難與言矣！

世間無一處無拂意事，惟度量寬宏，有受用處；彼局量褊淺者，空懊恨耳。

有一種人以姑息匪人，市寬厚名；有一種人以毛羽細故，市精明名；

皆偏也。聖人之寬厚，不使人有所恃；聖人之精明，不使人無所容，廣大中自有分曉。

或問君子小人，辨之最難。曰：君子而近小人之跡，小人而爲君子之態，此誠難辨。若其大都，則如皂白不可掩也。君子容貌，敦大老成；小人容貌，浮薄瑣屑。君子之心，正直光明；小人之心，邪曲微曖。君子之言，雅淡質直，惟以達意；小人之言，鮮纒柔質，務欲勝人。君子與人，真誠而不養其過；小人與人，諛語多而濟其非。君子處世，可以盟天質目，雖骨肉而不阿；小人處事，低昂世態人情，雖昧理而不顧。君子臨義，慷慨當前，惟視天下國家人物之利病，其禍福毀譽，漠不關心；小人臨義，則觀望顧忌，先慮爵祿身家妻子之便否，視社稷蒼生，漫不屬己。君子事上，禮不敢不恭，難使枉道；小人事上，身不知爲我，側意隨人。君子御下，防其邪而體其必至之情；小人御下，遂吾欲而忘彼同然之願。君子自奉，節儉淡雅；小人自奉，汰侈彌文。如此類者，色色頓殊。孔子曰：患不知人。吾以爲終日相與，可定平生，雖善矜持，自有不可掩者在也，聖人做出來，都是德性；賢人做出來，都是氣質；衆人做出來，都是

習俗；小人做出來，都是私欲。

委罪掠功，此小人事；掩罪夸功，此衆人事，讓美歸功，此君子事；分怨共過，此盛德事。

見利向前，見害退後，同功專美於己，同過委罪於人，此小人恆態，而丈夫之恥行也。

富以能施爲德，貧以無求爲德，貴以下人爲德，賤以忘勢爲德。

足恭過厚，多文密節，皆名教之罪人也。聖人之道，自有中正，彼鄉原者，微名懼譏，希進求榮，辱身降志，皆所不恤，遂成舉世通套。雖直道清節之君子，稍無砥柱之力，不免逐波隨流；其砥柱者，旋以得罪。嗟夫！佞風諛俗，不有持衡當路者，極力挽回之，世道何時復古耶！士君子在塵世中，擺脫得開，不爲所束縛，擺脫得淨，不爲所污蔑，此之謂天挺人豪。

德行以收斂沉着爲第一，收斂沉着中，又以精明平易爲第一大段。收斂沉着人，怕含糊，怕深險。淺浮子雖光明洞達，非蓄德之器也。

面色不浮，眼光不亂，便知胸中定淨，非久養不能。禮曰：儼若厲，

安定辭，善形容，有道氣象矣。

率真者無心過，殊多躁言輕舉之失；慎密者無口過，不似厚貌深情之累。心事如青天白日，言動如履薄臨深，其惟君子乎！

纔有一分自滿之心，面上便帶自滿之色，口中便出自滿之言，此有道人所恥也。見得大時，世間再無可滿之事，吾心再無可滿之時，故盛德容貌若愚。

自家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涵蓄以養深。別人不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渾厚以養大。

當可怨可怒可辯可訴可喜可愕之際，其氣甚平，這是多大涵養！

心要虛，無一點渣滓；心要實，無一毫欠缺。

心要實，又要虛。無物之謂虛，無妄之謂實。惟虛故實。惟實故虛。心要小，又要大。大其心，能體天下之物，小其心，不僨天下之事。

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虛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論天下之事，潛其心觀天下之勢，定其心應天下之變。

心平氣和，此四字非涵養不能。做工夫只在定火，火定則百物皆照，